

杨新著

沸腾的卢沟

云南民族出版社

沸腾的卢沟

FeiTeng De LuGou

沸腾的卢沟

杨新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沸腾的卢沟/杨新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12

ISBN 7-5367-3351-8

I. 沸... II. 杨...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671 号

责任编辑	刘正芳 杜 鹃
责任校对	张 平
装帧设计	李 木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 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0.125
字 数	559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3351-8 / I·698

前 言

为强权久日讥讽为“东亚病夫”、贫弱屈辱的华夏民族，经过全民抗战，今已阔步进入强国之林，崛起于世界之东方。卢沟桥也一跃成为抗战圣地。我少年虽在北平生活，却没去过卢沟桥。改革开放初期回乡时曾去过一次，当时还没有直达汽车，只能走着去，一路上红沙飞扬。到了卢沟桥上清冷得很，只有几个香港青年在这里不知寻找什么，大概也像我一样，想发现一些过去的影子，历史的脚印。不远处，有几十个民工在修一段宛平城墙，问过后，说这是被炮轰塌的，是谁家的炮轰塌的也就无需问了。卢沟桥之战，是中国全民抗战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反抗异族入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和破坏最惨重，也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其辉煌的胜利是其他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就是这场战争，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基础，为以后的复兴崛起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让祖国的后代子孙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变成自己的财富，继承下来，置我们民族于不败之地，使我们的人民在世界上享有更多的尊严。将我国在这一时期所喊出来的最强声保存下来，作为奋发图强尊崇的经典，以使我们民族的继承者不致因对往日的斗争失去敏感，沉沦在靡靡的享乐中，使时代的辉煌流失而逆转、而衰退、而减色。

弹痕依稀忆往遗	醒狮怒吼震宇极
烈士结城红长壁	欲疏烂池防死鱼
沸腾卢沟育华裔	炮损桥狮历七七
野火血灭春萌及	乾碑愧让今丽奇

诗罢，联想起泱泱神州，悠悠五千年，远不谈汉唐，只说康乾盛

世，足可炫耀世界，威慑四方。曾几时何，赫赫天朝，却被东洋小寇打得支离破碎。难怪难者痛骂，丰臣秀吉、伊藤博文、东条英机，这些战争贩子，他们奉行的是侵略别国、独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路线。日本具有明显的特点，国小霸气大，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岛国，竟想独霸亚洲，结果吃了败仗，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并在美国军舰上签了投降书。这些武士道的崇拜者打了败仗，宁可用尖刀剖腹而死也不投降。日本陆军大臣阿南为了表明自己的战败之责，也用战刀给自己开了膛。这种好战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培养起来的。武士道精神发展至甚就是对外的扩张侵略，不惜给各国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他们忠于他们的外侵政策和天皇，超过忠于自身，把用刀对自己的剖腹，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光荣。但日本在战后几十年部分极右分子一直妄想复活军国主义。从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对靖国神社的崇拜和修改教科书等事件中，我们不能不警惕侵华的惨剧再次重演。我们如果忘掉自己的历史，就有再次挨打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奋发图强，我们的民族将是危险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重蹈覆辙。没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民族，一个被解除了思想武装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作为一个中国人，怎样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怎样牢记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这决不仅仅是一般可说也可以不说的常识。而是必须代代教育，代代牢记。据有关学者论证，没有中共的力主抗战，没有八路军的深入敌后，也就出现不了全民抗战，也就不可能在敌占区钳制住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中国的半壁河山也就很难持久。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只能是延长点时间的问题。中国之不存，日本大军就有可能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进，实现在莫斯科同德军会师的目的。这样欧洲的反法西斯第一战场就会瓦解，美、英所要开辟的第二战场，更难以突破德意防线，实现南欧海岸登陆。一旦德、意、日统治世界的时代成为事实，殖民制度将无限期的延续，中国人也将长期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我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之际，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

前 言

的宣传，纪念有关八路军的光荣事迹，给人们再现了八路军真实奋斗的壮烈场景，这有利于树立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和继承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从而教育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一名战士，我是不会忘掉这段历史的，并愿将经历的一切，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供后来者借鉴。感谢党，为宣传八路军，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创造出高深度的作品，展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强国，决非仅仅是财富，同样重要的是精神。我希望这一努力将继续下去，导向人民走进历史，牢记历史，并永远坚持下去。

杨 新

第一章

1

在万里长城的南面流着一双姊妹河：一条叫卢沟，因她的水色不清，当地农民叫她浑河；另一条叫白沟，水色是清的，当流过白洋淀时叫大清河。这两条河都是周口店人和他们后代的母亲河。几十万年来，河水像乳汁一样抚育着这里的人民。泥沙填平了广阔的原野，六朝故都^①就坐落在这片平原上。卢沟河像皇帝的玉带一样，沿北京城南拦腰而过。清康熙帝登极以后，总以为卢沟这个河名不清亮，才改成永定河，直至现在。但河上的桥仍叫卢沟桥。

在这块宝地上，自古以来战争就像永定河的浊流一样，从未平息过。1937年，在一个炎热初秋的夜晚，东海彼岸突然刮来一股十二级台风，就像一条发了疯的野狼一口咬在卢沟桥栏的狮子头上，同时也刮到卢沟桥下游40公里远的刘各庄。风头一下子把刘各庄村头无梁寺顶上几片黄色的琉璃瓦卷上了天空，落下来正打在收工后吃过晚饭刚刚登上屋顶乘凉的几个小伙子的脸上。这时，只听到有人在喊：“不好啦，大堤开口子啦！”

正当人们急着带着土筐扁担铁锹想赴河堤时，河的北岸又响起了炮声。被惊醒的母亲抱着正在吃奶的宝宝，喃喃地说：“八成又是小鬼子打的。”爆炸声是日本人向抢险的农民射过来的。

^① 北京原为辽、金、元、明、清五朝的京城，还应加上战国七雄的燕国，至今北京的别名仍称燕京，因此北京为六朝故都。

铁江这天也想跟着上堤，但他是初中班的学生，第二天要月考，因此一夜没睡着。耐到天亮穿上衣服就往外跑，却被奶奶给叫了回来：

“江子，你干什么去？不是说今个要考试吗？回来，饭都做好啦，等吃了饭再去。”

“奶奶，古代圣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我，我都大啦，我要去打仗。”

圣人说的话铁奶奶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孙子毕竟还是个孩子。她算了一下，这一天，正好是1937年7月7日。奶奶知道孙子喜欢听故事，每天当孩子守在自己身边时，总要说些义和团杀洋人和戚继光守长城赶走倭寇的往事。可是今天她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近来常有驻在丰台的日本兵经常舞枪弄炮，是不是真要打仗了？如果真要打起来孙子的学还怎么上啊，真让孙子拿枪去？可是他才16岁啊！老人忙着做熟饭，让孙子吃后仍去上学。而后自己去村头，听听乡亲们都说些什么。

这天村中心的那座红大门的学校里，仍像往常一样开课了。教室里百余名孩子整整齐齐坐着，有的在翻书本，有的在悄悄望着老师。这位教员是一个30岁上下、一米七的青年人。他那件阴丹士林大褂多少有点退色，那双黑皮鞋至少有半年没擦过油了。他的偏分头也早该理了，满口北京音却非常清脆。

“同学们！”老师焦躁地弯了弯手中那根藤制教鞭，然后指着正面墙上挂着的那幅中国地图，高声说：“我们祖国的地图像不像一片海棠叶，她可爱不可爱啊？”

“像！”学生们用雏燕般的声音齐喊着：“可爱！”

“可惜她……”老师说到这里，喉咙里似乎堵住什么东西。“她，她，她已经被害虫给蚕食得百孔千疮残缺不全了。世界有一种人，把我们的国土当成肥肉，像野狗一样争相吞食，鸦片战割香港，甲午役割台湾，‘九·一八’失东北，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还有北方大面积的领土也被强占，把我们同胞活活投入江里。”老师说到

这里，眼睛好像在冒火。他又用教鞭指向北平说：“北平，同学们，这是我们祖国文化的中心。她的东郊通州城就是日本的天下，那里已经有了一个汉奸政府，大汉奸殷汝耕在那当傀儡，只要走出北平的朝阳门就算出国啦！那里叫‘冀东十八县自治区’。”

“老师，老师，我发言。”铁江见老师点头便大声说：“我们都管日本国叫小日本，他们还没有我们一个大省大，我们为什么不去打呀？我们中国人的个头并不比他们长得矮嘛！老师，老师，我要去打日本人。”

“铁江，你坐下。”老师对铁江说：“你去打日本人，我也去打日本人，但是只咱两人是打不败日本人的，必须将我们五亿人民都发动起来抗击敌人才行。”

“老师，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有灿烂的中华文化，他们使用我们的汉字就能证明这点。听说他们把我们叫作支那猪猡，任意宰杀。”这是个女生的声音：“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志气吗？老师您说实现五亿人的全民战斗，其中也包括我吗？可我是个女的呀，我不能拿枪上战场啊？”

“少了你就不够五亿人啦！抗战是不能缺少女性的。”老师说。

“可是眼看我的学就上不成了。”说着姑娘便抽泣起来。

“酈明”，老师叫着姑娘的名字说：“时代在考验着每个人。”接着他又讲了花木兰从军的故事，讲完便下课了。

下课后铁江回到家里，奶奶已经把玉米渣粥煮好了。铁江忙把腌萝卜条摆上炕桌，他一连吃了两大碗才下炕，对奶奶说：“奶奶，天太热啦，我去河里洗个澡，洗完我就上学去。”

“午睡也不睡了？”铁奶奶见孙子点头便说：“去吧，找水浅的地方，要是北边飞来炮弹可要趴下。”

“奶奶，我都懂，您放心吧！”

铁江跑出自家的小栅栏门，一直顺堤向西北跑去，来到村西无梁寺不远的地方，一个箭步跳入水中，一个猛子扎下去，一口气潜游了百米左右，浮上来稍停了一下，才回到岸上穿上衣服。他听见上游仍

有枪声，便狠狠地朝那里挥了挥拳头，又慢悠悠地朝着无梁寺的门前走去。

刘各庄村西的无梁寺，是明朝正德年建成的。当时的太监刘瑾深受太后宠爱，被封为九千岁，又把永定河畔的这片沃地赏给他作私田。无梁寺是按照刘瑾老家鄆坞县法门寺的式样修建的，后来人们也管这里叫鄆坞县，慢慢演变成梅舞县，并将离刘各庄五华里的县城也称为梅舞县城了。后来这座县在1939年被永定河水淹没了。

铁江来到寺门处，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汉白玉雕成的驮着丈高石碑的大乌龟，瞪着圆圆的两只眼，望着铁江，似乎在笑他不去打日本人。铁江同石龟嘀咕了一会儿，感到无聊，中午太热了，不由打了一个哈欠，顿时来了睡意。他一迈腿骑上石龟的脖子，头朝后一仰，靠在石碑上便睡着了。

一声炮响，铁江见从北平方向跑来一匹高头大马，上面坐着一位将军式的人物，手拿明晃晃的战刀，朝自己的身边跑来。离近一看，这个骑马的人正是自己的恩师董行知。他指着身后带着一匹没人骑的马向铁江大声说：“铁江快上马，同我一起去打日寇！”

铁江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刹那间又从同一方向跑来一队骑着大马的日本兵，像一群恶狼似的嚎叫着，很快将董行知包围了。铁江急得想跳下乌龟，可是他的双腿像被铁链系在乌龟脖子上一样，死活下不来。铁江大喊：“老师快撤，往刘各庄街上撤，那有同学们接应你。”就在铁江继续喊的时候，一群日本骑兵被吸引过来，只见一个手持指挥刀的日本军官猛用他的刀尖朝着铁江的肚子扎去。铁江见肚子上热血喷出，便“哎”地喊了一声。当他睁开眼睛，发现按在他肚子上的却是郦明的一只手。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我以为是日本兵的战刀呢！”

“咯咯！”郦明笑了笑说：“日本兵的战刀如果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地扎进你肚子，你还感到怪舒服的呢！”

“原来是你？”铁江欠了欠身子问：“我这个梦做得太可怕啦！”

“别做梦啦！我们还是研究研究未来吧！”郦明说。

“研究？”铁江想了一下说：“前途和未来，你说说吧！”

“我来找你，你却叫我说。”酆明不高兴地说。

铁江这时忽然听到河的下stream传来口哨声：“酆明你听，是刘保宗来啦！你想不想听听他的高见，他们上层消息多。”

“我不想听他的。”酆明头一转又说：“少爷！”

“哎呦，我就知道你俩会来。”刘保宗跑过来说：“哎，老同学，国难当头，咱们要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才行。我衷心想找你俩谈谈今后前途。在这战乱中，咱们一起好好做一番事业。”

“班长！刚才酆明还问我未来和前途呢！”铁江忙说。

“前途有啊！”刘保宗晃了一下头说：“同心抗日嘛。我大哥来信了，他是国民党员、孙连仲长官的战略参谋。他现在被任命为永定河流域的抗日武装司令，我们只要跟着他干，就万无一失。怎么样，考虑一下？我们去了肯定是他的嫡系。”刘保宗说完朝酆明望了一眼，见这个漂亮的女同学不吭声，又说：“有人说我们校里有马列倾向，我不否认，连我也有这方面的情绪，这不影响抗日合作嘛。酆明同学，我不赞成你为抗日而哭。”

“我，我，我没哭嘛！”酆明忙说：“我一点也不记得。”

“你在课堂上哭啦，这是懦弱的表现。日本人是不怕眼泪的。酆明同学，你不信，我就不哭。”刘保宗说。

“呦，快开课啦！”酆明望了望太阳说：“我可要先走啦！”

“铁江，你让她先走好啦！”刘保宗把铁江拦住说：“咱俩谈谈！说实在的，我大哥也是个左翼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和咱老师董行知同在北大上学，并肩战斗，他们的思想非常接近。咱董老师来刘各庄教书，就是通过我大哥的关系，这你还不明白？”

说完拉着铁江回到学校。

2

村北的炮声开始缓和下来，村校开课了。老师董行知讲了孤雁哭

诉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1931年9月18日，驻沈阳的日本大兵无端向驻守北大营的张学良东北军开炮，其中有两发炮弹落在北大营附近的一片沼泽地里，竟将在这里孵化小雁的一只雌雁给炸死。剩下雄雁它久久不愿离去，独自在深夜对开炮者哭诉。

这个故事铁江在初小的语文课本里早就学过，现在再听没有多少兴趣，便懒懒地埋下头。他隐约听到有人在议论什么，他太好奇啦！于是站起来，向老师请假去小便。小便回来，他趴到教员休息的窗眼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面坐的都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坐在首位的是大绅士、刘各庄首富、村校的校长、刘保宗的父亲刘正堂，他是明朝大太监刘瑾的弟弟刘琮的第十五代嫡系长孙；和他并坐的是刘琮的十三代孙刘复先，在刘姓家族内他的辈数最大，因此他是刘姓家族的族长；刘琮的第十四代孙，擅长写文契婚书的刘二先生；还有刘正堂的远房堂弟，小名刘三猫、大名刘正昌，他是刚当选的村长；有做小生意的许大河，他是本村穷秀才的甥子。显然都是些消息灵通人士。铁江歪着身子，把耳朵对准窗眼。这时，那位平时受尊敬的校长说话了。

“看来二十九军真打啦！老蒋这回也不含糊，没按那年关外日本在沈阳炮轰北大营、命令撤军的老办法行事。可是，宋哲元的人少，一旦顶不住就像浑河开口子一样涌到咱这来，咱可就倒霉啦！”

“别的我不担心。”刘复先叼着长烟杆说：“我担心日本人来了挖咱们刘家的祖坟。堆了那么高快五百年啦，太祖的宝物都在里边。”

“老祖你呀！”老三猫瞟了刘复先一眼说：“几个土堆子，有什么用？我说让他挖去，祖宗不会怪咱们的。哎！那天我上廊坊，咳，人家日本人连窑姐都带来啦。小娘们那个漂亮啊！当时我带着钱，想进去试试，一迈门槛便让人给推出来啦！我站在门口开了开眼，那个娘们，眼下我都没忘掉！”

“三猫，你呀！”刘正堂晃了一下头说：“你记住，咱刘家人不能不要祖宗。”

“不能忘根嘛！”刘二先生说：“大河，你不是进京了吗？说说是

怎么打起来的？”

“来，来抽着。”刘正堂忙给许大河递来一支吕宋雪茄说：“今个就是想听听你的！”

“说就说！”许大河接过刘正堂递来的雪茄边吸边说：“昨个我是在枪子里走出来的。我看啦，这回二十九军可真拼啦。我上我妹妹那去啦，她就住在宛平城。其实事也不大，日本人不是在丰台打靶吗？说什么一个日本兵被二十九军抓进了宛平城，要进城搜，这就是没事找事。他们就是要占宛平城控制卢沟桥，造成对北京的包围。二十九军守桥的营长金振中是个莽汉子，他天天都把他的人弄到一起喊：‘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你想想他怎么吃日本这一套。当日本的司令官田代前来交涉，金振中被气得头上的青筋直蹦。‘怎么我抓了你的人？谁看见啦？要进城啊！里边除了枪弹就是炮弹，想要就送给你们。进城没门。’你说这还不打起来？金振中上边的团长叫吉星文，旅长叫何基沣，全都是抗战派，当时都下了死命令，人在桥在。师长是冯治安，当时还在保定，来电话说死守不放。结果打得天昏地暗，一天一夜没分出胜败，日本人肯定吃亏啦。”

“电台上说宋哲元当时回山东乐陵祭祖去啦！还没回来？”刘正堂说。

“秦德纯是副军长，在北京。他也不向日本人让步！”许大河说。

“看来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有用场啦！还不砍哪？”刘复先抖掉烟灰说。

“在卢沟桥上打开了拉锯战，你们知道铁路边不远处有个龙王庙吧！就在那打得最凶，后来把鬼子兵切成三段。”许大河道。

刘正堂摇了摇头说：“看来呀！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惹的。”

“后来宋哲元回来啦！二十九军的人才撤下来！”许大河说。

刘正堂问：“老宋这是怎么啦？他说过他不卖国嘛！”

“他还不是有他的想法。”许大河一歪头，说：“蒋、阎、冯大战，就连我们这帮年轻的也经着啦！老宋原是冯玉祥的人，他打过老蒋啊！他还不是想留在北京坐地称王，同日本人闹僵了撤到南边去，

老蒋有他好日子过？再说日本人有百万关东军，他才几万人？”

“老宋的底我知道。”刘正堂说：“他是清末武备学堂出身，我比他早五年，当时我没结业就回家啦，长子要管家嘛！他跟着冯玉祥当哨长慢慢升上去啦！蒋、阎、冯大战，他被打败撤下来。张学良当了剿匪副总司令以后，想收编这帮子人。张少帅先是找张自忠，可是张自忠资历浅，推荐宋哲元，认为他德高望重，这样才让宋哲元牵头组成二十九军。张学良西安扣蒋，宋哲元支持杀蒋，你想老蒋会喜欢他吗？哎！大河，还是你说。”

“咳！老宋就是怕蒋介石。”许大河接着说：“可他没想到日本人比蒋介石厉害，你想让步，让他不进攻，根本没门，日本人逼着老宋留在北京当汉奸。老宋毕竟是条汉子，日本人想找他谈，他连面都没露，尔后向报界说了一句，我宋哲元要与国土共存亡。他下令让赵登禹师由咱们河北南边回北京，这样才又出现了南苑大战。”

“哎，南苑离北京没多远嘛，大河，你怎么没去看看哪？”刘复先问。

“我是在那条路上回来的。”许大河说：“这一路上听到的看到的太多啦。哎，我就给你们说说在一片高粱地发生的事。离南苑约一里地，那是日本人的炮兵阵地，指挥这一队炮兵的恰恰就是日本驻这里的司令官田代。你想他在这打炮，二十九军还看不见哪？早给摸准啦！天刚黑，二十九军的一个赶死队就摸上去啦，手里拿的都是大刀，听说这队人就是一三二师赵登禹的人，是赵师长和副军长佟麟阁一起指挥的。赶死队长原是排长郝占鳌，他带的人。说是一个排大部分都战死啦！只剩七八个人，当时给小鬼子来了一个冷不防。鬼子拿着望远镜正向前看，赶死队是从鬼子身后上去的。”

“在军事上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河呀，你往下说。”刘正堂说。

“这七八个人进了鬼子的炮兵阵地，如入无人之境。”许大河接着说：“咳，那个大刀轮起来就像风车一样，碰到人头就掉下来。个个眼珠子都是红的，那真像进了西瓜地一样，什么大日本皇军所向无

敌，进军一日千里，武士道横扫东亚，所向披靡，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那可真是威风扫地。田代怎么样？一样跪在地上，还不是人头搬家。有的想跑也跑不掉，只剩下喊妈啦！”

“怎么日本人喊妈你也听出来了？”刘三猫不以为然地歪了一下脖子说：“我说大河你呀，甭做小生意了，去说评书，你满有这方面本事。日本人像你所说的那样呀，咳，人家死都不怕，会给你跪下？你知道什么叫武士道吗？靖国神社你都没听说过，人家拿刀捅肚子开膛，就像你喝小米粥那么容易，像你娶媳妇那么高兴。日本人的脾气你哪知道，他喊的什么你听不懂，那不是喊妈，那是喊杀呢！”

“我说三叔，你不是不信吗？秦德纯的话你信不信，北平市长。”许大河说着用手一摸兜说：“对啦！我这还有一份号外，我给你们念念，就念这个头条！这是秦德纯的亲笔文章。”

是夜，细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敌悉数歼灭。当被大刀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扫地无余矣！

秦德纯

“这是老秦写的不假。看来打是打啦！要想守住啊！”刘正堂摇了摇头说：“不要说蒋介石不会接应，就是接应晚了都不行。依我之见哪！是非撤不可。”

“正堂啊！你看，你是不是跟着一起撤？”刘二先生望着刘正堂问。

“往哪去呀？”刘正堂抬头问：“北京要是守不住，南京就守住了？谁管饭哪！我那十顷地撤得走吗？你说得那么容易！”

“大哥，你呀？”刘三猫急着说：“走不得，日本人又不是共产党，他连一分地都不会动你的。你收了麦子就给他送去，多少留点就够你吃不完的。你想，国难忠臣没一个好下场的，岳飞还不是让秦桧杀啦！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连他自己都知道他非死不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想过啦，日本人来，我三猫照样给他们当村长。”

“老三说得也在理。”刘复先点点头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呸！”铁江在窗外轻轻啐了一口唾沫，他不能不走了。当他听到郝占鳌带队杀敌时，他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可是当他听到二十九军非撤不可时，头又垂了下来。他回到教室，老师已宣布下课了。

3

鏖战数日，卢沟桥战局急转直下，二十九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拼杀，日军的进攻不但毫无收敛，关东日军又大量涌进山海关。7月10日，侵略者用钢炮向宛平城猛烈轰击后又用装甲车和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残酷。同日，天津东站失守。16日，东京派调10万陆军增援，以五个师团的力量涌向卢沟桥。

7月28日，日军以数倍兵力进攻二十九军驻南苑兵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拼杀在战场上，直至壮烈牺牲。天津前线出现同样紧张局面，张自忠师由副师长率领奋战，敌越增越多，二十九军出现难以支持的形势。

此刻张自忠尚在北平，代表宋哲元同日本当局进行周旋。日军正急于拿下京津，根本坐不下来，只是想说服张自忠代宋哲元坐镇北平，为占领者当傀儡。张自忠无所适从，只好化装乘一辆卡车脱身，离开古城。

平津两地战场上的失利，通过媒介也连连传到刘各庄。在可爱的国土、美丽的家乡即将沦陷之际，刘各庄村校教师董行知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开课前独自站在永定河堤上，向着京城眺望。突然见到队伍撤下来，他来到教室向学生们说：

“外面有军队，你们想看吗？出去看看吧！”学生一窝蜂跑出去。铁江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拦住一个用绷带吊着胳膊的士兵问：

“兵哥哥，我想问问，我们盼着你们把小鬼子赶走，你们怎么走了？上那去？”

“不走不行，上哪不知道，南边吧！”这个士兵说：“我们是想赶

走鬼子，但现在还不行，枪少、炮少、子弹少，没坦克、没飞机，抵不住敌人的进攻。日军越集越多，我们的弹药给养都供不上，不过我相信会打回来的。”

“哪！北平、天津、我们刘各庄就让给小鬼子了？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的感情同你一样。”这时走过一个军官，从他的军用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油印的小报递给铁江说：“小弟，看来你很想知道前线的战况，这上面登着我们团长向随军记者发表的谈话，送给你吧。我要去追部队了。”

铁江拿着小报并没有看，因为他在盘算，部队从阵地上下来之后，北平、天津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刘各庄近在咫尺，小报上会有什么好消息？顿时头一昏，眼一黑，便一屁股坐在学校大门前的石礅上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被一只温暖的手推了一下，睁眼见是酆明，他又闭上了眼。

“你睁眼嘛！”酆明动情地说：“男子汉大丈夫，理应振奋精神，投身战场。你可倒好，怕当亡国奴。闭眼也不行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随军记者印的小报，是一个团长的谈话。我还没有看呢！”铁江说。

“拿来！”酆明接过小报扫了一眼：“呦！是吉星文谈卢沟桥的战况。你听着，我念啦！”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一中队演习，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北平政府交出，并说此兵被害，要求进入宛平城搜寻，被拒绝。我当时命令守城营长金振中严密戒备。夜间2点，日军驻丰台步兵计800余名，向我卢沟桥出动，并于8日晨6时许，开始向我军守桥进攻。我守桥的一个排全部牺牲。又有日敌300余人，由龙王庙渡永定河，进攻长辛店，我团顽强抵抗，激战4小时。敌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被我击毙。日军又派联队，由附森田率军400人，乘汽车向卢沟桥增援。12时，从铁道上开来装甲车6辆，战至下午3时，敌亡